

One's Fine Weather

一个人的好天气

黄礼孩◎著

我看见你在暗处飞翔
风带来天籁
翅膀带来了整个天堂



花城出版社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黄礼孩 著

I217/174

2008

一个
人



Literature Selections
from Huang Lihai

的好天气

One's Fine Weather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好天气

黄礼孩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8.1.

ISBN 978-7-5360-5270-3

I. ①… II. 黄… III. ①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10718号

责任编辑:中霞艳

装帧设计:黄秀花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(广州市粤垦路88号)

开 本 889×1194毫米 1/32开

印 张 4.625 1插页

字 数 120,000字

版 次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1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散文

- 菠萝地上的守望者 003
大地上的事情 006
 祖 母 009
时间地图上的记忆 012
 南京的面孔 016
云门舞集,林怀民的另一个名字 018
延安,一段交际舞的记忆 021
 当舞蹈成为信仰 024
 银幕上的舞蹈 027

随笔

- 阅读改变写作 033
旧事已过,都变成新的了 036
 让诗歌回到人性的书写 038
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思想 040
 南方的写作 042
 梦想与现实 044
 找回诗人的光荣 046
 诗歌是出生地给我们的恩赐 048
用诗歌去见证并影响自己的时代 051
 这一低头的刹那 054
 半岛以南,十个人的写作 056

诗歌(2007.1-10)

- 063 细小的事物
- 064 两种声音
- 065 方 向
- 066 马行走在狼道上
- 067 街 道
- 068 芒果街魔法
- 070 种 树
- 072 荒 芜
- 074 青草和雪
- 075 佛得角的乡愁
- 076 你的目光
- 077 羊皮书
- 078 我不能再作比喻了
- 079 紫荆花
- 080 木棉花
- 081 禾雀花

诗歌(2006.1-7)

- 085 大海的文字
- 086 未眠的眼睛
- 087 黄昏的侧边
- 088 丢 失
- 089 睡 眠
- 090 我没有告诉你
- 091 与橘花融为一体
- 092 花 影
- 093 橘 花
- 094 橘黄色的地铁

一个眼神过了许多年	095
坏消息	096
我们不比它们更懂得去生活	097
地 铁	098
许多事物在失去	099
天国在孩子们中间	100
手 指	101
天 使	102
教 堂	103
少 年	104
雪	105
野 花	106

诗歌(2005.1-12)

这一天,你是最安静的人	109
纯得掉下眼泪	111
远 行	112
永 别	113
掉 下	114
临近向日葵	115
平 静	116
颗 粒	117
睡 眠	118
野 兽	119
秘 密	120
天 使	121
苔 藓	122
一 棵 树	123
胡 杨 林	124
喀拉库勒湖	125
雪	126

- 128 一个孩子
129 沙枣花
130 礼 物
131 命里的时光
132 风吹过来没有尽头
133 晚 祷
134 安 静
135 音 乐
136 祈 祷
137 三 月
138 小 兽
139 经 过
140 小剧场
141 晚间的音乐

访 谈

- 145 第三届珠江（国际）诗歌艺术节访谈

附 录

- 151 递给我火焰的诗人黄礼孩→海 男
154 幽暗世代的光明之子→荣光启
168 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→蓝 蓝
171 期待着光芒涌入→海 上
179 轻轻地把世界从另一面转过来→李俏梅
192 刺探黄礼孩的隐秘世界→马知遥
195 黄礼孩：每一刻都在奔跑→邓 勃
198 一个人的诗歌节→罗晓莉

散 文

菠萝地上的守望者

主呵/是时候了/夏天盛极一时/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暮上/让风吹过牧场//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/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/催它们成熟,把/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//谁此时没有房子,就不必建造/谁此时孤独,就永远孤独/就醒来,读书,写长长的信/在林荫路上不停地/徘徊,落叶纷飞。里尔克《秋日》这首完美的诗歌总会把我带回到南方的生活里去。“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/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//催它们成熟,把/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。”南方的天空下,我怀念家园守望果实的岁月,怀念月光下飞逝的翅膀、鸣叫的昆虫、清新的泥土、风中摆动的野果,回到那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。

半岛之南的红土地,三面环绕着蓝色大海,一年四季阳光照耀。雨水丰沛的季节,植物疯长。家乡盛产菠萝(有别于树上菠萝蜜)、甘蔗、香蕉等作物。读初中时,看到地理课本上说我们家乡是世界上的菠萝之乡,为此我还自豪过一阵子。

种菠萝是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。农民对行将成熟的菠萝充满期待,指望卖个好价钱。有一年,因为菠萝卖得好,竟然有外村的人来偷。为了防止有人来偷,农民在菠萝园里搭建一间草屋来看护菠萝。我们家的菠萝地自然也少不了这样的一间草屋。

在野外搭建草屋是我所喜欢的,这多多少少受电影里的故事感染,总觉得旷野之上有一间草屋可以遮风挡雨,让你停下来歇

歇脚。草屋让旷野有了温情，就像夜行人看到灯光。父亲砍下苦楝树，用火烧焦，在一块空地上搭起空房子。盖房子用的茅草是去年砍甘蔗时剥下来的长长的甘蔗叶。过去穷人没钱买瓦，就用甘蔗叶盖房，现在村庄里用甘蔗叶盖的房子越来越少了。

为了便于看到整块菠萝地，盖成的草房子四面都是空的，没有遮掩，南风从树林里吹来，从植物的叶子和花瓣之间吹来，像水沐浴过肌肤。如果一天到晚呆在草房子里是很闷的，除了打牌、下棋、玩弹子之外，还得找点事干，来打发漫长的时日。

摘蘑菇是有趣的事情。夏日，我们从家里带来稻草，把它铺到菠萝地上，等待天下雨把稻草淋湿，第二天便会有蘑菇长出来。菠萝地是最容易长蘑菇的了，正午之后一场暴雨一场骄阳，蘑菇便会像春笋一样长出来。运气好的时候，可以采到一篮子的蘑菇。采到蘑菇后，我们便开始野餐。村庄里的伙伴们，带来咸鱼、米什么的，如果还不够，便有人自告奋勇去打一只鹧鸪。用鹧鸪来煮蘑菇是上乘的汤了。我最怀念的是用小鲨鱼煮菠萝。摘几个菠萝，去皮切成片，用小鲨鱼来炒，加一块姜，之后用泉水来煮，这便是天下的美食了。

看护菠萝园是小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份差事。在野外就有野趣，就像放牛一样，把牛放在坡岭上，自己却跑去摘野果、打野鸟、放风筝什么的。春夏之交是盛产野果最多的时候，山稔果总是在这个时候飘荡甜美的芬芳。如果没有人摘，它就自己瓜熟蒂落，等待被小动物来吃或腐烂掉。山稔是一种低矮的植物，它的形状有点像小蕃荔，但它有花缀，像葡萄一样乌黑，吃上几颗嘴唇就变成紫色的了。如果是女孩子吃了嘴唇更好看。初夏一场大雨之后，再过二三天山稔果就变得更甜美。那乌黑的山稔果沾着雨滴，像小小的黑姑娘，孩子们摘下叶子，把山稔果放在两片叶子之间，压成果饼。这是我长大后喜欢里尔克把饱满的甘甜的果实压成浓酒的原因。山野是比菠萝地更大的乐园，承载着无忧无虑的童年。一个快乐的心灵可以令枯淡的生活变得趣味横生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，也许是因为好玩的东西多了，反而忽略生活的沉重。只是夜里听大人聊天，他们在担心菠萝的价格会跌下

去，如果卖不了好价钱，一年的指望就会落空，还要欠上一屁股债。这时候，我也快乐不起来，人生的初年充满忧伤。我望着远处的星光，心想，不知它们是否知道人间的诸多无奈，是否看到人间更多的心碎，像落叶一样纷飞。

大地上的事情

——收割香茅

我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始于凌晨，凌晨的隐秘，凌晨的轻盈，凌晨的劳作。

当大地进入睡眠，万物酣睡之际，万籁已安息。而在半岛以南遥远的一个小村庄，我却醒着，在夜色中劳作着，打量大地的梦。

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中国的农村迎来她的春天，农民找到了出路，走向苏醒的土地。那时种香茅成为市场需求。香茅，一种绿油油的经济作物，它低矮地生长在大地上，风吹来时，草浪翻滚。你闭上眼睛，深深一呼吸就闻到它草绿色的味道。

香茅是易生长的植物，雨水多的时候，它长得更欢快。用不了多久就到了收割的季节。收割香茅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，通常在凌晨四、五点钟进行，像农场工人收割橡胶一样行走在橡树与橡树之间。收割前的一天，家人要收听天气预报，如果有雾就定下来第二天收割；如果吹的是西风，就要择日了。有风的日子，风会把叶子上的露水吹干。

我小时，家里的劳动力不够，所以早早就学会了所有的农活，插秧、割稻、种菜、种甘蔗、浇水、砍柴、煮饭什么的。六、七岁已懂得时令在农作物身上的变幻。尽管不是主力，但忙碌的季节多一个帮手就多一份力量。记忆中，母亲在最忙碌的季节总

是借着星月光劳作，很晚才回到家。读小学那时，学校每一个学期都放一个星期的假，名曰：农忙假。就是在农忙时节让所有的学生回家去帮忙家里干活。农民都是按时令干活的，他们遵循大地上的秩序，错过这个季节，就会欠收，或者等到收割时会遇上坏天气。也正是这样，农村孩子早早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。有时乡村小学的老师也去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插秧。放假了，孩子们在忙碌之余不想错过这个幸福的时光，夜里趁着月光跑到晒谷场，在草垛里捉迷藏，讲鬼的故事。有时你一句我一句，把鬼故事讲得极其骇人听闻，最后搞得大家都不敢回家，必须几个人相伴一起走。最后一个回家的小孩是最勇敢的了，也赢得孩子们的尊重，以至和邻村的孩子打架都要他出面来摆平。

玩疯了的我，回到家时已困得只想摸到床就睡，早已忘记大人叮嘱早上收割香茅的事了。刚睡下，迷迷糊糊听到鸡啼了。过了一会，家人就叫我起床，我应了一声，又睡过去，大人又叫一声，我又含糊应一声。半晌还没见我人影，母亲就过来把我揪起来，只好跟着她去工地了。一路上，我边打瞌睡，边跟着家人走。母亲就叫我，别睡了，再睡就滚到沟里了。多年后，我看电影《马背上的法庭》，乡村法官老冯为了偏远乡村的法治，几十年如一日行走在云南西北蜿蜒的红土路上，他走路大半天时间在打瞌睡，有一次就真的掉到悬崖下，没了。一位乡村法官悲情的一生让人感慨。人生多么艰难啊，如果这时躺在席梦思上，那是多么幸福啊。可是穷人的孩子意味着付出更多。

走了一段路，我慢慢清醒过来。一到工地就开始开工，也就睡意全无了。在赶夜路时，我被村庄里传出来的狗声，还有路旁蟋蟀的声音唤醒。大自然充满神秘，夜色中有一支小乐队在演奏，还有漂动的萤火虫像大地上最小的灯光，一切显得那么有趣。

凌晨的香茅园异样的安静，不像白天随风舞动的喧哗，它的叶子沾满了露珠。母亲摸了一把香茅草，手里沾满露水，我看到她露出了笑容。香茅虽然柔软，但它身上的两边藏着芒锋，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。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要小心蝎子，香茅草看起来轻柔，但却是蝎子的天堂，也许是香茅的香气吸引了毒辣的蝎子。



有好几次，我被蝎子蜇到，又疼又肿，还哭过。以至多年后做梦，常梦到被蝎子攻击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卖香茅也是为了筹备读书的学费，再害怕，也要干啊。

割香茅香也有美的瞬间。在割得腰酸背疼之际，我站起来透一口气，看见西斜的月光静静地洒在大地之上，四野呈现出它的轮廓。眼前叶子上的露珠闪着月光，远处薄薄的雾凝成一团淡蓝色的云，像梦一样飘在旷野之上，而月亮边上几颗疏落的星星显得孤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以后我的人生岁月里，我想起最多的不是那些晦暗的、苦难的日子，而是这些与家人在夜色中劳动的场景。就在我学会生活的瞬间，在世界还小的时候，那些庄重的事物已愉悦地与我融化在一起，像睡眠一样不为人所地在梦中流转。

祖 母

旧时，村庄里的人们对嫁过来的女人，一般不叫她们的名字，而是用她所在村庄的名字来呼唤。我的祖母叫张秀梅，她刚嫁过来时，还有人叫她的名字，但祖母因为辈份高，为人和善，大家觉得只叫名字是不够尊重的。渐渐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村庄的人慢慢淡忘了祖母的原名，而是叫她“曲界嬷”了。祖母是从一个几十公里外一个叫曲界的地方嫁到我们村庄的。在那个闭塞的年代，村庄的通婚仅限于附近的村庄，祖母是如何从另一个镇嫁过来，我一直不知道。祖母健在时候，也不懂得去请教她年轻时的爱情，想来遗憾。

我出生时，祖母已老了。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，父母便让大姐跟祖母过。祖母和祖父有过一个儿子，早年夭折了，这让祖母一生伤心不已，她便把所有的爱放到我们身上。

祖母是一个会持家的女人。七十年代初，我稍为有记忆时，祖母的生活已过得有些拮据了。尽管时世艰难，但祖母却把日子过得细致。那时，生产落后，水稻时常欠收，粮食自然不够吃，很多时候要以番薯来充饥，番薯吃多了就会反胃，很多时候一见到番薯就不想吃了。而祖母却不知道用了什么秘方，把大家都讨厌的食物变成美味。

祖母最拿手的不是煮番薯，而是做“风障饭”。祖母在院子里辟一块背阴的地方种蔬菜，这种蔬菜类似荷叶，我一直不知道

它的学名是什么，只知道我们用土话叫做“风障”。没有下饭菜的时候，祖母就会去摘几棵“风障”，洗干净把它的叶子切碎，用油稍为过一下，之后捞起来，等米饭快熟之时，把拌着一点盐巴的“风障”洒进米饭中，再拌均匀，这就是祖母拿手的“风障饭”。祖母做“风障饭”时，我就跑到祖母家吃得颗粒不剩。后来，祖母这一道菜就开始在村庄里传开来。

祖母是一个虔诚的人，受祖父的影响，她一生笃信基督教，宗教对她而言是一种命运，一种信仰了。多年后，当我有机会看到我们的县志，才知道我们的村庄是县基督教的发源地。一个半世纪之前，福音的种子随风飘扬，落在我们的穷乡僻壤上，萌芽、开花、结出繁盛之果。我的家乡徐闻与海南就隔着一条琼州海峡，天气晴朗的下午，我们在这一头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海口的那一头。1862年，我祖父的祖父到海口做生意，在海口福音医院遇见美国牧师。牧师为祖父们讲述西方文明、传播福音，祖父为爱和性灵所感动，成为基督徒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祖父们的身上根深蒂固的，我不知道祖上是如何一下子就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文化，这对于我而言是一个解不开的谜。就这样，祖父的祖父把福音带回了村庄。在那个年代，为什么福音的种子没有飘落在县城里，而是选择了我们这片安静的南方水土，也许这是说不出的神迹。1862年的雷州半岛南端，华南虎呼啸山林，记得祖母说过，她看到过老虎咬死村庄的人，平时不敢一个人出门。但正是这个穷乡僻壤，得到上帝的眷顾和悦纳，一行美国人长途涉跋，漂过风大浪高的琼州海峡，坐着颠簸不停的牛车到达这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乡村。这需要怎样的信心、爱和力量。一百五十多年来，村庄还是那个村庄，而它今生与来世的爱、信念和希望还在土地上生长，福音的薪火还在相传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祖母说，我们的村庄是神亲吻过的地方。文盲的祖母说出这么富有诗意的话语时，惊异之外，我更愿意相信是神眷顾了祖母的心灵。祖母没有读过书，但她却能看《圣经》，唱赞美诗，她的内心有行云流水、出神入化的体悟。我一直相信，祖母就像德兰修女一样，身上隐藏着性灵的光芒，她的一生总是在爱中行走，